

散文

一个母亲三个娘

刘金霞 刘彦章

怀安寨村位于西华县奉母镇,村北是临(颍)西(华)公路,村子紧靠乌江沟,这条小河最终汇入颍河。村南城门口,便是刘三儿家。刘三儿是我的爷爷,因病早逝,不到四十岁就撒下三儿两女。我奶奶性格刚强,硬是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还给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可长年操劳拖垮了她的身体,不到六十岁,便撒手人寰。

父亲是兄弟中最早成家的,随后大伯结婚,大娘进门。三叔成亲时,奶奶已病重,临终前把家分了。三间旧堂屋,中间是客房,东间奶奶在住,西间归大伯一家;东屋三间半,一间半给三叔三婶,另两间住我们一家六口。炊具按人头分配,不够的日后慢慢添置。

奶奶走后,院子里不到一米宽的南北走道西侧,搭起两间茅草屋,分别是大娘家和我家的厨房。两屋之间挖了个粪坑,用于倒垃圾。西南角是厕所,谁要去方便,都得先朝里喊一声:“有人没?”东南角有棵枣树。院门朝东,没装门板,就那么敞着。

一大家子十二口人,挤在不到一百四十平方米的小院里。六间半正房加两间茅草屋,占去八成空间,仅堂屋前一条砖埧窄路可供通行——迎面遇上,得侧身才能通过。后来,大娘、母亲、三婶陆续添丁,到1975年发大水前,这方小院竟住了整整十八口人。十二个孩子,像花果山的猴子,整天叽叽喳喳,吵闹不休。

可她们仨——大娘、母亲、三婶,从不掺和孩子们的打闹,也不过问三兄弟间的争执。院子虽小,吵虽吵,却始终暖融融的。三家孩子不分彼此:

衣服晾干了,谁拽下来谁穿;饭做好了,端碗就吃。吃饭总是孩子先吃,大人后吃,孩子饱了,大人还饿着。大点的孩子懂事,帮着带弟妹、割草、拾柴,凡事都让着小的。

她们仨,是妯娌,更像姐妹,都是我的娘。大娘刚柔相济,宽厚大度;母亲温柔灵巧,默默奉献;三婶爽朗热情,手脚勤快。三人脾性不同,却彼此包容,将对方的孩子视如己出。她们达成共识:“院里大人小孩,除了咱仨,都姓刘,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只要咱仨不搅和,这家就散不了。”

奶奶走后,带孩子成了难题。大娘把她和前夫所生的女儿——我们的大姐——接来帮忙。大姐十二三岁,很快成了“孩子王”。我们都把她当依靠,是非对错,都由她评说。

记得一个盛夏的晌午,大人都在午歇,大姐用架子车拉我们一帮孩子去南地玩。过乌江沟桥,上河堤得爬一段缓坡。去时顺利,回来时我们都坐车上,堂弟在后面蹬地,大姐坐车把上,一脚一脚往前轧,车子一起一伏,跑得飞快,大家嘻嘻哈哈。一次不过瘾,又走第二回。这回大姐独自拉车,我们全挤在车上。出村南门她跑起来,过桥、冲坡——哎呀,没上去,连人带车倒滑下来,一车人全翻进了乌江沟!幸好有乘凉的大人,赶紧把我们捞了上来。

大娘手巧,尤擅纺线、经线、织布。我至今仍记得她织布的情景:脚踏踏板“呱呱呱呱”响,机杼“咣当咣当”应和,梭子在她手里穿来穿去,像一条乖巧的鱼儿。她织出的棉布平展

瓷实,纹路清晰。我们三家身上穿的、床上铺的盖的,都出自大娘之手。她还能织花布,那些彩条是怎么排的,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我们常蹲在旁边看:只见她手一送,梭子“嗖”地穿过,手一拉,箱板“咔”一声把线压紧,那动作又稳又快,看得人人神。阳光从木窗斜照进来,细小的棉尘在光柱里轻舞,大娘坐在织布机前专注织布,这场景成了童年最让人心安的画面。

母亲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巧手,女红细活样样精通。我们一家人出门,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常被人夸赞。阴雨天不落地时,常有人拿着布料来找母亲裁衣裳。她裁上衣,常常只量布不量人,她说“眼睛就是尺子”,一看就知道肩宽身长。那时男装样式多,中山装、军便装、青年装、学生装……她样样拿手。母亲没专门学过剪裁、刺绣,但天生心灵手巧,剪纸、绣花、画画,无一不精。谁家姑娘出嫁要做绣鞋、枕头,都来找她画花样。她眉头一皱,就能在布上画出活灵活现的花鸟鱼虫。

母亲心善,谁家有事喊一声,她没有不帮忙的。村里嫁娶,常请她去做针线活,一做就得十天半月。她对缝纫机熟练如老友。谁家买了新机器,她去安装;机器坏了,她去修理。哪怕大雨瓢泼、大雪纷飞,她也从不推托。乡邻心疼,常劝:“孩子他妈,整活做活儿,别把眼睛熬坏了!”

三婶最擅长编席、握箕、掐芥子,那是当时家里主要的副业收入。堂屋当门客房,便是她的“工坊”。编席用的秫秸秆、芦苇秆,都得先剥皮、破篾,浸泡、碾压,制成光滑柔软的篾子

才能用。这些前期的活,全家老小有空都帮忙。

三婶手快,编一块席(一平方米多)不到半天。她若一天不干别的,能编十张。供销社收席子分三等,三婶编的总是一等。一捆十张能卖十块钱,在那个年代,已是不小的数目。

三婶性子急,手却稳。除了下地、做饭、带孩子,其余时间几乎都坐在席子上。夜晚,一盏小煤油灯随她身子转动挪移,编完一张她才肯歇。她还会编更大的丈五席、四六席,纹路更复杂,一天编一张已是快手。

三婶大方,有什么好吃的都分给孩子。她自己生过七个儿女,四个夭折,所以对小孩格外疼爱,常带着我们吃饭、睡觉、走亲戚。

大娘、母亲、三婶,是我们家的福星,更像三根定海神针。不论谁在家,我们一群孩子都会围上去。如今,我们都走了。大伯、父亲、三叔也相继离世。六位最亲的老人先后离去,每每想起,眼泪便忍不住涌出。

可她们留下的亲情,却从未消散。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再下一代,依然持守着这个大家庭的温情与和睦。在外工作的亲人,逢年过节回到老家,不到返岗那天舍不得离开。在家吃饭,还是走到谁家在哪家吃,夜里挤一张床上唠家常,仿佛时光从未走远。

大娘、母亲、三婶,她们托举的,不只是一个大家庭的生计,更是那股子互相依偎的温暖。这暖意,穿过风雨岁月,驱散饥寒困苦,至今仍握在后辈的手心里,一代代传递,热乎乎的。

随笔

前村乌桕熟,疑是早梅花

郭丽

在河边散步时,大老刘突然说:“那儿有棵乌桕树。”

教初中语文课时,我读到何其芳的“收起青鳊鱼似的乌桕叶的影子”诗句,就对乌桕树“心向往之”。潜意识里,总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姿态优美的树。去年秋天,在商丘古城湖畔,许多新植的绿化树上挂着木牌,写着树名,其中一棵就是乌桕。我们停下来看:小臂粗细的灰色树干,菱形的叶片绿油油的,在阳光下闪着亮光,和旁边的香樟、女贞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顺着大老刘手指的方向看去,我一时竟没找到哪棵是乌桕树。眼前是北方冬天景区里常见的景象:光秃秃的落叶乔木,无精打采的常绿植物。

“那棵,结白果的那棵。”大约看出了我的迷茫,大老刘又解释道。大老刘视力极好,看啥都明明白白的;我却相反,近视又不喜欢戴眼镜,看啥都朦朦胧胧的。

眯眼细看,果然有棵光秃秃的树和别的树“秃”得不一样:它的秃枝上,还有一些小小的黑点,看不清楚模样。我于是就在树下寻找,果然寻得几朵乌桕籽:三瓣白色的籽粒攒在一起,如白梅,又如剥开的山竹。想必,那枝头的黑点,是另一个角度里的满树白梅了。

我又对乌桕产生了好奇心,上网

一搜,原来,乌桕还是古人诗词里的常客。其多植于江南,成了标志性乡土植物,且深秋经霜变红,易触发羁旅之人的乡愁,因而成为“思乡之情”的代言树木。南朝乐府《西洲曲》中有言:“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远别曲》也说:“门外两株乌桕树,叮咛说向寄书人。”门前乌桕树和门内人儿一起成了惦念。

古诗词里,常和乌桕一起出现的,还有红枫。

有诗云:“枫香乌桕两相依,红叶随风伤别离。”杨万里也曾写道:“梧叶新黄柿叶红,更兼乌桕与丹枫。”有时候,乌桕甚至取代了红枫:“家住枫林罕见枫,晚秋闲步夕阳中。此间好景无人识,乌桕经霜满树红。”辛弃疾更是曾手种乌桕:“手种门前乌桕树,而今千尺苍苍。田园只是旧耕桑。”经霜而丹的乌桕与红枫,染红了游子的多少情思啊。

乌桕籽也得诗人垂爱:“乌桕叶残垂白子,参差早似是梅花。”“前村乌桕熟,疑是早梅花。”乌桕籽美,可见一斑。

看看手里的乌桕籽,感觉就是一首首情浓郁的诗。再看那棵乌桕树,在这北方的料峭寒风里,它也应该也想念江南门下的翠钿了吧?

小小说

帮扶

唐海峰

天刚蒙蒙亮,张为民就在村委会的硬板床上醒了。他披衣坐起,下意识摸出烟盒,人还没有完全清醒,烟已经点着。烟雾缭绕中,他猛咳几声,渐渐回过神来。驻村这三个月,他的眉头就没舒展过。

大槐树村是全市有名的脱贫标杆村。市市场监管局连续两任驻村书记皆因工作实绩突出获提拔重用。作为第三任书记,张为民到任后,把村子走了个遍。大棚连片、厂房红火,竟找不到半点“锦上添花”的突破口。村民客气又疏离,张口闭口都是“王书记那会儿”“李书记在时”,那沉甸甸的期待,压得他喘不过气。如何在驻村帮扶中干出成绩,成了他心头最大的难题。

村支书老李推门进来,看着满屋烟雾,一把推开窗户:“张书记,少抽点吧!我带你去村东边老赵家看看,他们家最近出了点事。”

赵海清一家五口人,两口子身体都不好,靠种几畦青菜卖钱度日。儿子赵强跑外卖养家,挣的钱大半填了父母的药罐子。儿媳秀莲虽有眼疾,近乎半盲,却勤快能干。可最近一场突如其来,把这个家撞碎了。

赵强捡回一条命,身子和脑子却都受了重创。货车司机咬定他逆行,一分钱赔偿都不给。出院后的赵强整日痴痴傻傻,见了破烂就往怀里揣,屋里屋外堆得像垃圾场。曾经温馨的小院,如今只剩狼藉与沉默。

张为民赶到老赵家,正撞见秀莲蹲在墙角哽咽。

他雷厉风行,立即跑到镇上,为老赵夫妇申请慢性病补助,协调医生定期上门,又在村里加工厂给赵强安排了一份分拣零件的轻活,让他有事可做。可这些还不够,他想让秀莲拥有一技之长!

“盲人按摩!”念头一起,他迅速联系,帮秀莲争取到去广州免费培训的名额,又托人找了家口碑好的按摩店。“去广州挣钱!”他把培训证书和车票拍在秀莲手里,“盲人按摩能挣不少!”秀莲攥着车票,眼泪“啪嗒”砸在纸面上,半晌才重重点头。送别那天,秀莲摸着儿子小宝的头,又看了看呆立一旁的丈夫,狠下心踏上了车。

起初,秀莲隔三五打打电话回来,说店里生意好,说老板给她涨了工资。可渐渐地,电话越来越少。张为民只当她忙,心里却隐隐不安。村里议论纷纷,说秀莲挣到钱了,人也变了,肯定不会再回来。赵强听多了闲话,精神状态每况愈下。

半年后的一天,正在村里走访的张为民突然接到老李的电话:“赶紧来老赵家,赵强死了!”

张为民嘴唇哆嗦,疾步奔向老赵家。老李说,赵强在村口大槐树下突然发病,送到医院人就不行了。医生诊断,是急火攻心,旧伤复发。

听到丈夫去世的消息,秀莲回来了。她穿着时髦的连衣裙,拎着精致皮包,和从前那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妇女判若两人。

赵强的葬礼潦草冷清,老赵夫妇哭得几度晕厥。村民的窃窃私语像针一样扎进张为民心里:“要不是他把秀莲送走,赵强能死?”“帮扶帮扶,越帮越忙!”从前的夸赞,尽数化作指责。

张为民把自己关在村委会,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一遍遍问自己:明明想帮人,怎么却推人向绝路?帮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迷茫像潮水,将他淹没。

几天后,秀莲站在了村委会门口。“张书记,对不起。”她掏出一张银行卡,“我准备把小宝接到广州。这三万块钱,请转交给我婆婆,算我替赵强尽孝。”

张为民别过脸,冷冷不接。秀莲咬了咬唇,又拿出一份营业执照,哽咽道:“我在广州注册了一家按摩店,等收拾好了,就回村招人。”

张为民猛地回头,愣住了。“我在广州见了太多像我一样的女人,被家庭拖垮,看不到希望。”秀莲的眼泪滚落,“走的时候,我想过不回来,可这里有我的家人,还有您给我的帮助,这份恩情不能忘。”

“我现在明白了,女人能靠自己活。”她深吸一口气,“我以前给赵强打电话,说想带孩子去广州,在广州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按摩店,他死活不愿意,还说后悔让我去。我知道他是不再回来。我这几天也想清楚了,我得好好活,不光为自己和小宝,也为了村里和我一样的残疾人、留守妇女。”

秀莲又掏出一份厚厚的计划书,是招工和培训方案,她说:“我和广州的老板谈好了,免费给村里的残疾人、留守妇女培训按摩技术。我要开的按摩店,也是他们的饭碗!”

张为民看着计划书,看着秀莲眼里燃起的光,心口的巨石轰然碎裂。一年后,秀莲再次回村。按摩培训班正式开班,全镇40多名残疾人和留守妇女参加培训。开班仪式上,张为民讲了话。

仪式刚结束,老李便气喘吁吁冲进来:“张书记,好消息!市里要推广咱们村的帮扶模式,还推荐你当优秀驻村书记!”

张为民接过文件,指尖微微颤抖。他拿起笔,在工作日志上郑重写下一行字:帮扶,是给人希望,不是给人答案。



金波逐影

史学杰 摄

诗歌

回老家(组诗)

王猛仁

回老家

老宅 静静
静静地卧着
宋马岗东北角
不得不复沓的
云烟过往

她是从旧俗里走来的么
她是从荒漠的版画里走来的么
她静静地
藏在夜色背后
睥睨红尘

再没有谁可以抚摸
我的白发
一个人踱来踱去
两腿如衰草
没有气力

那么
所谓宏大的祈愿
不过是虚设
灵魂一旦毁于岁月
还会剩下什么

今天不止朝着一个方向
不止是一次会会近邻故交
它是绛紫色的痛
融进血液里
汨汨流淌……

老屋

童年的记忆
常在过年的时候
分外清晰

一种声音从故乡频频传来
一条长长的河
瘦瘦的 在村东头流淌

目光停在斑驳的墙面上
我走过去
又一次恍惚

不敢读照片后的文字
因为深处的唤声
只搔首 却无言

忍不住回头
眼眶里满是打滚的泪水
不停地坠落

心隅

远远的 在召唤着我
这是马年春天
我在晨光里走着

远远的 有一双眼睛
是橙色的
像刚揉过一样

岁月苍老而斑驳
深深浅浅新新旧旧
布满风霜的刀痕

站在这块土地上
目光穿过宽阔的豫东平原
看河水从心头滔滔流过……

心的肖像

她以盈盈的眼波
望你

望你在微风中摇曳
在河水旁蜿蜒
在春天里飘荡
在诗的天空拂过
起伏 曲折 生长
密密匝匝

我黄皮肤的故土
用杂草 野村庄稼
环抱着村庄
没有山川
没有深谷
没有丑恶以及野兽
走在地头
温暖而踏实

近看
夕阳在一点点地落
乡村在一寸寸地暗
四周是隐约的
大地是寂静的
我想久久地等
仅以此证明
心的萧瑟仍留在途中